

张小娴 著

惟有爱情，
始于如此的兴奋与渴望，
又终于如此的挫败与荒凉。

离别的曲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离别曲 / 张小娴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04. 3

I. 离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 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6364 号

责任编辑: 贺 强 钟擎炬
策 划: 欧罗福文林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01 传真: 87679300)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)

发行: 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(上海市共和新路 966 号 1903 室)
(电话: 021-54039696*623 传真: 54040152)

印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5 字数: 60 千字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二版 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定价: 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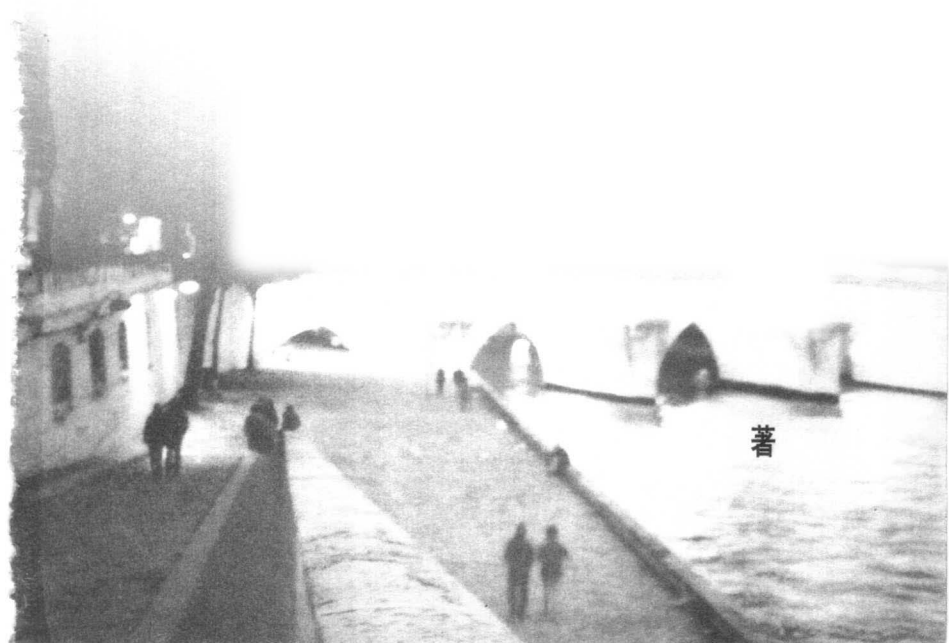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1-54039696 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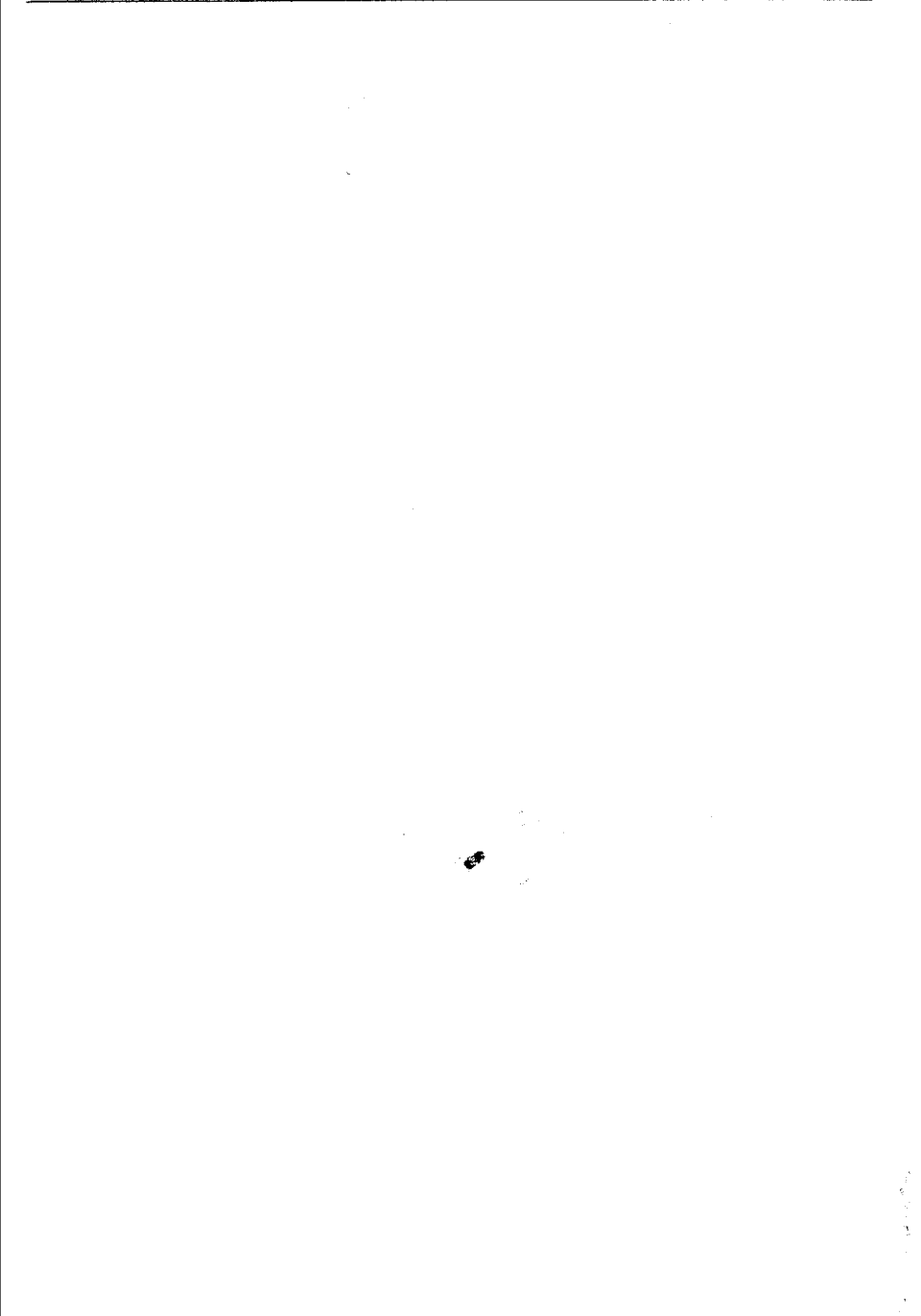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**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**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请与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联系调换


离 别 曲

著





目 录



第一章	
挽歌.....	5
第二章	
遥远.....	25
第三章	
重逢与遗忘.....	45
第四章	
面具.....	73
第五章	
一个铜板.....	105
第六章	
离别之歌.....	129
第七章	
命运.....	149



第一章 挽 歌



1

教堂祭坛前面的一口棺木里，躺着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夏绿萍，年仅51岁。曾经姣好的容颜苍白，合上的眼皮轻轻勾销了前尘往事。她瘦小的身躯被一张缎质的白色被子覆盖着，双手垂在身旁，怀中有满抱的白玫瑰，开得翻腾灿烂。

夏绿萍的朋友不多，唯一的亲人是弟弟一家。偌大的教堂里，疏疏落落地坐了几十个人。最前排，两个穿黑色丧服的女孩子并肩而坐，低声啜泣，两个人的背影看上去有些相似。靠近走道的是李瑶，李瑶旁边的是夏绿萍的侄女夏薇。

起立唱《奇异求恩》的时候，李瑶不时回头朝教堂那道圆拱门望去。

“他不会来的了。”夏薇说。

“他会不会收不到消息？”带着一脸的失望，她说。

“我通知了他舅舅，但他舅舅也只有他三年前的地址。他要来的话，已经来了。”

“你有见过他吗？”

夏薇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都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唱完了圣诗，人们重又坐下来，教堂里悄然无声。

李瑶步上祭坛，坐在那台黑亮亮的钢琴前面，她身上的黑色裙子散开来轻轻地落在一边。外面的曙色穿过教堂穹顶的彩绘玻璃，投影在她脸上，她看上去竟有着她老师夏绿萍年轻时的影子。她送给老师的最后一曲，是肖邦的《离别曲》。

她的手指在琴键上错落地弹奏，像风在树叶间吹拂，生命在树叶下面茁壮地成长，然后衰败，是那样缠绵，那样激动，又那样破碎，那音乐，竟奏出了尘土的味道。

当最后一个音符在琴键上轻轻地熄灭，李瑶抬起头朝那道圆拱门再看一眼，它终究没有打开。

2

在送葬的车上，夏薇把一个小包包交给李瑶，说：

“是姑母留给你的，韩坡也有一个。”

李瑶打开那个小包包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糖果罐，已经有点锈蚀了。她望了望身边的夏薇，两个相视微笑。

“已经很久没吃过这种果汁糖了。”夏薇说，然后笑笑问：“里面有糖吗？”

李瑶摇了摇那个糖果罐，罐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。她打开盖子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里，是两个10法郎的铜板。

李瑶眼里盈满了泪水，那两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铜板，把她送回去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光。

3

李瑶那双稚嫩的小手在琴键上欢快地奔腾。

“不！不是这样！我说过多少遍了？是用十根手指弹琴，手腕不要动。”夏绿萍用一把尺劈劈啪啪的打了那双手腕几下。

她缩了缩手，嘟起嘴巴。

夏绿萍撇下她，走进书房里。

李瑶听到夏绿萍在房间里翻东西的声音。然后，她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吩咐李瑶：“把手伸出来。”

李瑶以为又要挨打了，战战兢兢地伸出双手。

夏绿萍把两个铜板轻轻地放在李瑶两边手腕上，说：

“现在把双手放在琴键上，我们来弹下一首歌，记着，不能让铜板掉下来。”

李瑶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放到琴键上，学着只用手指去抚触。她摆动手腕的坏习惯是从那时开始慢慢矫正过来的。

那年她3岁。

每个星期有四天，她会到夏绿萍位于薄扶林道的公寓学琴。

夏绿萍总爱穿一身黑，冬天时是黑色高领毛衣，夏天时是V领的棉衣或衬衣。无论什么季节，她的裤子都是七分长的，露出她那双小巧的脚踝。

钢琴旁边，放着一罐美味的果汁糖，李瑶弹得好的时候，夏绿萍会奖她吃一颗糖。李瑶最爱柠檬味，韩坡喜欢薄荷。

韩坡是后来才出现的。

那天，练完了琴，夏绿萍奖了李瑶一颗糖。她奖给自己的，是一支名唤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的夏湾拿雪茄。她有时会吸雪茄，所以房子里常常弥漫着烟叶的味道。

她坐在阳台旁边的一张红色布沙发里，小心地撕走雪茄烟的标牌纸环，用一把小剪刀把烟口剪开，然后用一根长火柴点

燃了那支雪茄。

她悠悠呼出一个烟圈，告诉李瑶，要弹最好的琴，吸最好的雪茄，穿最好的鞋子，吃最好的东西。为了支付这种生活，她便不能只挑最好的学生。她扫扫李瑶的头：

“我不是说你啊！你将来会很出色的！”

然后，她补充说，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不至于最好，但她喜欢它的名字和味道。

一通电话打进来，夏绿萍去接电话回来之后，很兴奋地告诉李瑶：

“下次你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小男孩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叫韩坡，年纪跟你差不多。”

“他是来学琴的吗？”

“嗯，他很有天分！”夏绿萍回到沙发里，吮吸着那支跟她清秀脸庞毫不相称的雪茄。她呼出一个烟圈，说：“他是个孤儿。”一种微笑的凄凉。

4

那天放学后，司机把李瑶送到夏绿萍薄扶林道的公寓，她连跑带跳地爬上楼梯。

门打开了，一个小男孩羞怯地立在那台史坦威钢琴旁边。他身上穿着校服，脚上那双皮鞋已经磨得有点破旧了。比李瑶高出一点点的他，搓揉着手指头，小小的眼眸里透着一点紧张。

“李瑶，这是韩坡。”叼着一支雪茄的夏绿萍把李瑶叫了过去。

李瑶朝他笑了笑。他两颊都红了，讷讷地，没有回应。

“让我看看你的手。”夏绿萍跟韩坡说。

韩坡伸出了双手，他的手指很修长。

夏绿萍捏了捏韩坡双手，眼里闪着亮光，说：“很漂亮的手！”

然后，她问：

“你以前学过弹琴吗？”

韩坡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你会弹琴吗？”

韩坡点了点头。

“你随便弹一首歌吧！”她一双手支着琴，吩咐他。

韩坡坐到钢琴前面。他低头望着琴键，双手抓住琴椅的边缘，动也不动。

夏绿萍没说话，一直在等着。倒是李瑶有点不耐烦，在韩坡背后瞄了好多次。

夏绿萍手上的雪茄都烧了一大半，韩坡却依然僵在那里。她终于说：“如果你不想弹便算了。”带着失望的神情，她转过身去，挤熄了那支雪茄。

忽然，咚的一声，韩坡轻轻地，温存地抚触琴键。仅仅只是一瞬间，那台钢琴像是他小小身躯的延伸，跟他融为一体，琴声里有一种动人的悲伤。后来李瑶才知道，韩坡这天弹的，

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黄友棣写于1968年的《遗忘》，这是他妈妈生前最爱弹的一支歌。

当他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，李瑶走上去，在韩坡的背脊上戳了一下。他愣了愣，回过头来望着她。她朝他微笑，他羞怯地笑了。

“李瑶，你干什么？”夏绿萍瞪大了眼睛。

她没法解释，她就是想用手指戳他一下，那是一种喜欢吧。更小的时候，她参加一个小亲戚的生日派对，佣人把蛋糕捧出来，那是个很漂亮的钢琴形状的蛋糕，每个小朋友都流着口水等吃，主角还没来得及把蜡烛吹熄，李瑶用手指戳了戳那个蛋糕，在上面戳出了一个洞洞。那个小亲戚呆了一下，眼耳口鼻一瞬间全都挤在一起，哇啦哇啦地大哭。她就是喜欢戳她喜欢的东西。

她是那样喜欢过韩坡。

5

窗外月光朦胧，一个男人柔情地用钢琴弹着一支缠绵的情歌。

那是巴黎小巷里的一家法国餐厅，以新鲜的炭烧乳猪脚驰名。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不夜天，晚饭时间有钢琴演奏。有了音乐，吃猪脚大餐这么粗犷的行为好像也马上变得温柔了。

那位年轻的钢琴师弹完了一曲，走到吧台前面的一张高椅坐下，点燃了一根烟。他看来是那么落魄，然而，比起他在祖

国波兰的生活，这里已俨然是天堂。

一个女侍捧着客人用过的盘子打他身旁走过，钢琴师眯起了那双深褐色的大眼睛，对她扮了个鬼脸。她是他的女朋友，同样来自东欧。她朝他销魂一笑。

那个女人把盘子拿到厨房，堆在洗碗槽里。正在洗碗的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从后巷探头进来，好像找人的样子。

“韩坡！”她喊。

韩坡愣了愣，抬起泡在洗洁精泡沫里的一双手，甩了甩，洒落了一些水珠，走到那个门口去。

“很久没见了！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他对女郎说。

“你有信。”女郎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韩坡，说：“从香港寄来的。”

韩坡把双手往牛仔裤上擦，接过了那封信。他并没有立刻拆开来看，而是上下打量女郎。

“看什么嘛？”

“你好像胖了！”

“你才胖！”女郎靠在门框上，斜眼望着韩坡。

停了一会，她说：“我在念时装设计。”

“是吗？我赚到钱，一定来光顾。”

“我做女装的！”女郎说。

“那我改穿女装！”他咯咯地笑。

女郎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走啦！”

女郎走了之后，韩坡蹲在地上看信。信是舅舅寄来的，告诉他，夏绿萍死了。

韩坡站了起来，把那封信折起，塞在牛仔裤的后袋，回去继续洗碗。

“以前女朋友吧？”叶飞问。

叶飞从北京来。韩坡跟他认识六个月了，是很谈得来的朋友，或者也有一点同是天涯的情义吧。叶飞跟他不同，叶飞就是喜欢法国，做梦都想着来巴黎。韩坡喜欢四处跑。三年前，他从香港来巴黎，然后去了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奥地利、荷兰，最后又回来巴黎，钱花光了，就打工赚钱，储够了钱，又再离开，是流浪，也是在浪掷日子。他已经许久没回去香港了。

“我昨天也收到我哥哥的信，他在国内是有点名气的。他上个月刚刚横渡长江，是游泳过去呢！不简单啊！电视台都去采访他。他去年已经横渡了黄河，正准备迟些横渡长江。我看他什么时候再横渡英伦海峡来看我，就连买机票的钱都省回了。”叶飞说。

“你知道猪为什么只有两只脚趾吗？”韩坡把盘子里一只吃剩的猪脚捡起来，丢在一旁。

“管他的！”

“只有两只脚趾，就是一只连着一支，一双一对啊！”

“你胡扯什么？”

“那就是连理趾啊！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趾。”

韩坡呵呵的笑了起来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韩坡低着头，自顾自苍凉地笑下去。

6

下班之后，韩坡与叶飞朝巴黎的夜晚走去。

“去看艳舞吧！”韩坡突然拐个弯去，说。

“哪有钱？”叶飞跟在他身后说。

“我请客！”

“我来巴黎大半年了，还没有看过艳舞！”叶飞的手搭在韩坡肩上，一边走一边说。

两个人来到舞厅，在舞台前面找了个位子。

韩坡点了一瓶红酒，然后又叫侍者送雪茄来。

侍者把一个雪茄盒捧到韩坡面前，里面放着几种雪茄。韩坡挑了两支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

叶飞笨拙地吸着雪茄，摇摇头，说：“真不敢相信我们刚刚还在厨房里洗盘子！”

裸露上身的艳女郎随着音乐在台上跳着诱惑的舞步。韩坡深深吸了一口雪茄，缓缓吐出一个烟圈。这一支烟燃亮了往昔的时光，一种愁思从他心头升起，那些日子，竟已在年华虚度中消逝。

那天，韩坡的妈妈把他抱在膝盖，将他那双小手放在自己手背上，在钢琴前面弹着她喜欢的歌。当他还是个婴儿，妈妈就喜欢弹琴时把他拥在怀里，鼓励他伸出小手去摸索那些发亮的黑白琴键。她弹琴的时候也唱歌，歌声温柔而迷人。那一刻，母亲、孩子和钢琴亲密地融为一体。

直到琴音的残响完全消失之后，妈妈把他放下来，告诉他，她和爸爸要出去一会，很快便会回来。

外面大雨纷飞，他们开车出去，回程的时候在一条山路上突然加速时撞坏了，翻到陡峭的山坡下，两个人的身躯摔成了肉酱，再也回不了家。

当天晚上，舅舅来把他接走。

第二天，是韩坡四岁的生日。

很长一段日子，他没有再碰那台钢琴，他的世界变得寂静无声。

后来的一天，工人来把他家里的东西统统搬走。他爸爸妈妈欠了一笔债，那是用来抵债的。

舅舅拉着他的手，两个人站在公寓的楼底下。昏天暗地，雨沉沉地落下。两个工人把那台钢琴扛到楼底下，准备待会再抬到货车上。韩坡挣脱了舅舅的手，冲到那台钢琴前面，扯开了盖着钢琴的那条布。雨淅淅沥沥地滴下，他的手指在琴键上弹着妈妈以前喜欢的歌。工人重又用一条布把钢琴遮着，然后抬上了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穿黑衣黑裤的女人，撑着一把